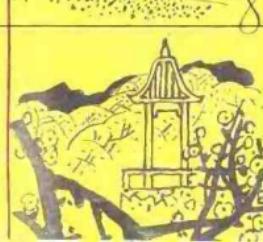


19.6/

# 白雲文史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4



# 白雲文史

第四辑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2

# 目 录

- 白云区书报刊物出版史 ..... 陈魏忠 ( 1 )  
记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二三事 ..... 李海波 ( 29 )  
朱执信轶事 ..... 罗冠群 ( 31 )  
江村举人江履祥 ..... 周沛聪 ( 37 )  
招子庸粤讴事迹考 ..... 李云谷 ( 39 )  
法学教授高承元 ..... 冯 煊 黎庆霖 ( 43 )  
名老中医梁翰芬 ..... 曹志标 ( 47 )  
爱乡情切为培才  
——白云区华侨捐资办学史话 ..... 王坚辉 ( 50 )  
加拿大乡亲见闻 ..... 周国栋 ( 56 )  
龙舟泛起故乡情 ..... 戴桂波 曹巨佳 ( 59 )  
广州白云区名胜古迹丛谈 ..... 老家棠 高华忠 ( 62 )  
白云山上话今昔 ..... 李半斋 ( 87 )  
穗郊好 ( 调寄望江南十八首 ) ..... 梁伯彦 ( 93 )  
编后记 ..... ( 96 )

# 白云区书报刊物出版史

陈 魏 忠

## 前 言

书报刊物出版的史料是文化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出某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面貌。研究我区的历史状况，也可以从我区出版的书报刊物中寻找缩影，而书报出版史便是这个缩影的索引。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区书刊出版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大小不一，本文所述，只能就自己手头所掌握到的资料加以论列：

(一) 限于铅印出版的书刊，油印的一律不收，有关联的才约略提及。

(二) 限于我区单位部门编辑出版的书刊，个人著作不计。

(三) 限于文史类性质的书刊，至于区直属机关或属下部门的科技资料，和各种简报均不列入。

由于资料不足，调查工作不深入，肯定会有不少遗漏或错误，敬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提供有关资料或信息，以便继续补充，力争完善。

## 一、《穗郊农民报》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我白云区的前身——郊区扩大行政区域，省政府把番禺县北部地区（禺北）、东部地区（禺东）划归郊区管辖。地域扩大了，文化事业也需要随之发展，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有一张反映本乡本土的报纸，且当时适逢中央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组织经济“大跃进”，《穗郊农民报》便应运而生。

《穗郊农民报》创刊于一九五八年二月，最初为八开版周刊，不久改为三日刊，印数不多。一九五八年七月一起改为四开版日报，由广州市邮局发行。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五月又改为三日刊，发行量一般为四千份，高峰时达六千份。《穗郊农民报》为中共广州市郊区区委机关报，由郊委宣传部领导。负责人为当时的宣传部长关自雄，设副主编一人，具体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对《穗郊农民报》的出版非常重视，报头为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题字，纸张由市文化局计划配给，指定《广州日报》主编曾艾荻为该报顾问，《广州日报》为该报解决编辑人员办公室和排印等问题。

八开版的《穗郊农民报》有四个版面：第一版为重要新闻，第二版为地方新闻，第三版为文化科技，第四版为国内国际新闻。每年的几大假日也照常出版。因为人手少，工作人员要一人身兼数职，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编辑、校对、出纳等职务往往一人担当。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主要工作人员有：编委钟赞祥（笔名云子），现任广州市水电局办公室

主任。记者龙劲风（笔名路扬），他于一九四六年当过广州《民主论坛报》编辑，解放后写过不少作品，现在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工作。记者李楚奎（女），现已退休。摄影记者邓巨根（笔名丹青），现在岭南美术出版社任副社长。一九五八年七月改为日报后，增加的工作人员有：副主编余增麟，现在白云区农委工作。记者兼校对、出纳黄国添。记者邬国璇（女），现在《广州日报》当记者；记者黄宝璋（女），现已离休。记者钟俊育（笔名绿绿），兼郊区广播站记者，因当时郊区广播站所用稿件，由《穗郊农民报》提供。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区委对《穗郊农民报》加强领导，由区委办公室主任杨丰领导报社工作，增派苏展炽、罗志立为记者。同时筹办印刷厂，订购印刷机，抽调七人委托广东人民印刷厂代为培训排印工。五月底，又增加刘子辅、麦振华为记者。这是《穗郊农民报》业务最鼎盛时期，但编辑记者也不过十二、三人，因此工作十分繁忙。那时候办报真不容易，工作艰苦是其次，最顾忌的是担风险。处处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来衡量，以“阶级斗争”为准绳，稍有不慎，便会铸成政治上的差错，谁也受不了。

《穗郊农民报》虽然是一张区级小报，但受到市、区领导同志的重视，在广州市郊及邻近各县有一定影响，作家司马玉裳、唐瑜，画家黎耀西等也经常为该报撰稿。广州市邮局优先在市郊派报，有时在北京路报刊门市部还有零售。《穗郊农民报》办至一九六〇年五月底，因为撤消郊区，行政区域变动而停刊，所有资产由市委办公厅接收，人员分配到其他部门中去。

## 二、《穗郊文艺》

一九六〇年，广州郊区的体制变动较大，先是划成几个城市人民公社，接着又划分成江村、芳村、黄埔等三个区。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合并，恢复郊区建制。这二、三年间，我区文化出版事业可说是空白。从一九六二年起，郊区文化局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印发了不少宣传刊物，其中有用油印的，有用铅印的，有的以小报形式，有的以书本形式。计有《穗郊文艺》、《演唱材料》等等。这些出版物多是胡平主编。《穗郊文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易名为《穗郊革命文艺》。

从一九七五年起，《穗郊文艺》革新版面，改为三十二开本，每本约一百页，每年四期（即季刊），每期印二千至三千册，主编梁广道，陈绍伟，文化局长阮志远直接参与审稿定稿。三十二开本的《穗郊文艺》一共出了五年，共二十期（总期数则由三十六期至五十五期）。每年封面刊题更写一次，每期封面图案也有所不同。《穗郊文艺》是我区文艺宣传的阵地，又是培育文学爱好者的园地，所刊作品绝大多数是本区业余作者所写，形式多种多样，除小说、散文、诗歌外，有一定的篇幅刊登曲艺、美术、书法、摄影、歌词以及评论、杂文等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一是短小精悍，二是通俗易懂，三是结合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穗郊文艺》编辑部不仅是一个编辑出版刊物的部门，而且也是一所培养文艺写作人员的学校，业余作者的队伍很庞大，涉及面很广，工、农、商、学、兵以及干部都有，编

辑部经常引导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写作知识讲座，组织他们深入生活。

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穗郊文艺》如同全国各种大小刊物一样，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扉页印语录，接着是中央文件，惟恐没有“政治挂帅”，不少作品是围绕着当时中心任务“赶”出来的，因而写出的作品往往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给文艺界带来了春天，“文艺工作危险论”逐渐消除，广大业余文学爱好者和编辑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努力克服那些图解政策的创作方法。为激励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创新，《穗郊文艺》一九七八年举办了“旧作重评”、“文艺创作百花奖”等活动，评出了曲艺、小说、散文、诗歌、歌曲、美术、摄影、书法等一、二、三等奖的作品约共八十篇（件），这对繁荣郊区文艺创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穗郊文花》三十二开本的五年，经历了从“四人帮”专横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历程。如果摊开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和一九七九年最后一期的《穗郊文艺》作比较，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巨变有如划出了两个时代。

### 三、《花 地》

经济形势的好转，将会促使文化事业的发展。《穗郊文艺》已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发展，远远未能满足广大读者和作者的需求。《穗郊文艺》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改名为《花地》。《花地》是郊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一九八〇年一

月创刊，梁广道、陈绍伟为责任编辑，暂定为季刊，公开发行。《花地》创办的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倡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除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外，还开设过“评论”、“飞鸿小集”、“百花园”、“作家问答”、“服务台”、“一得录”、“处女作”、“文学百事问”、“新作讲评”、“古今传奇”、“古韵新声”以及“港台文学”、“翻译作品”等等栏目，有的连续，有的交替，有的新陈代谢，不断更新，给青年读者一种新鲜感。《花地》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培养青年作者，团结我区及省市中青年作者，为他们开辟更广阔、更活泼的百花园地，发表各式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富有生活气息、诗意盎然的散文，扫除帮风帮气的诗歌，有创见的文学评论和与读者侃侃而谈的文艺随笔，触及社会时事的杂文，三言两语的文史点滴、文坛轶事等。由于办刊宗旨明确，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印数一增再增，季刊也不能满足读者、作者的需求，从一九八一年起，改为双月刊。

《花地》在捷报频传声中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锐意革新，努力提高刊物质量，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该刊进一步健全、巩固编委会。新编委会的成员有阮志远、梁广道、陈绍伟、耿嘉年、王坚辉、陈魏忠、何沛锦，主编为梁广道、陈绍伟。从一九八三年起，增加编委姚瑞英、陈向阳。编委们通过学习党在新的发展时期的文艺政策，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认为各家刊物宗旨不同，征稿对象可以各有侧重，《花地》力求办出自己的特色，即坚持以发表中青年作者的作品和写青年题材的作品为

主，面向广大青年读者，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为了适应青年读者仰慕良师的心理，编辑部聘请我省部分著名作家为顾问，他们是：韦丘、华嘉、杜埃、岑桑、肖殷、杨奎章、陈残云、郁茹、柯原、秦牧、野曼、章明（以姓氏笔划为序）。顾问们对《花地》很关心、爱护，经常向编辑部提出办好刊物的意见，辟有“顾问谈刊”专栏。《花地》连续三期免费招收培训见习编辑，举办农村作者笔会，召幵向作家求教业务会，举办“美与丑”青春诗会，开设“卢大姐信箱”为未婚文学作者“搭线”，举办“校园诗歌”评奖征稿，并试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出钱买批评”活动。《花地》举办过两届“花地文学奖”。第一届在一九八四年，获金质奖的是仇权邦的小说《请到我们的饭店来》。获银质奖的是招小波、何妨 江展鸿的报告文学《犯罪，在浑浑噩噩中》，邹月照的小说《山下开来了洒水车》，李昭淳的小说《风筝在逆风时》，陆笙的小说《人间烟火》，伊妮的小说《越秀山之夜》。第二届在一九八五年，获金质奖的是韩冬的小说《卖烧鸡的情侣》。陆笙的小说《绿岛》。获银质奖的有黄锦鸿的小说《凉夏》，陈向兰的报告文学《洁净的仙女又下凡》，赵绍玲的报告文学《美之最》，周旭东的小说《三月雨霏霏》，路草的小说《柔韧的心瓣》，臧自力的小说《东边日出西边雨》。获金质奖的奖一千元，获银质奖的奖五百元（包括奖章造价）。“花地文学奖”是本市文艺刊物的创举，它对鼓励青年写作、繁荣创作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下面各年出版期数的简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花地》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花地》各年期数简表：

年 份	期 数	总期数
1980	4	1—4
1981	6	5—10
1982	8	11—18
1983	7	19—25
1984	9	26—34
1985	12	35—46
1986	12	47—58
1987	12	59—70
1988	12	71—82

《花地》自一九八〇年创刊以来，选定了一条自办发行的艰辛道路，但却得到了明显的效益。初期，每年发行一至三万份，一九八三年达到十万份，一九八四年在全国建立起二百多个代售点，并在四川发行航空版，印数达到三十多万份。之后，印数还不断上升，最高峰时突破五十万份大关。由于《花地》成绩卓著，中央、省、市报刊不断介绍报导《花地》的做法和经验，自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四年间，《文学报》、《文艺报》、《文摘报》、《中国报刊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这方面的新闻通讯共达四十篇之多。

《花地》是我区有史以来出版时间最长、印数最大、发行最广、篇幅最多、影响最深的刊物，作为一个县区级刊物，能办得这样出色，在全国却是罕见的，它应该记在我区

出版史的首页上，甚至可以载入我国出版事业的史册上。一九八八年，根据中央关于县区级不办发行刊物的指示精神，《花地》归广州文化出版社主办，但业务管理仍然由我区文化局负责。新的组织成员是：主编梁广道、陈绍伟，编委阮志远、李晴、陈绍伟、郑增辉、梁广道（以姓名笔划为序）。

#### 四、《穗郊侨讯》

溯本追源，我区最早的出版物应是侨刊。现在已查知的有解放前人和的《蚌湖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办刊宗旨是向寄居海外的华侨报道家乡情况，沟通乡亲讯息。每期印数一千五百份，分别寄往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秘鲁等一百多个通讯点，办刊经费由“保安和”（华侨联谊会性质的组织）支付。《蚌湖月刊》办得很有特点，内容适合华侨口味，一是家乡发生的新鲜事，一是蚌湖青少年在学情况。遇有佳节活动，如龙舟竞渡、举办运动会等，则出《特刊》。后因抗日战争而停办。另一侨刊是龙归南村的《南风月刊》，主编叫周棠，是当地人，学贯中西，当时任广东省政府秘书。可惜该刊已失传，其具体内容无从查知。

解放初期，我区大部分地区（即后来称为远郊）还属番禺县管辖。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又出了一份侨刊，叫《番禺侨乡月刊》，是为解放后我区最早办的一份刊物。《番禺侨乡月刊》，由华侨捐资九百多元做办刊经费，印一千五百份，发行到海外二十六个国家，后因经费来源困难，仅出版两期便停办了。一九五八年番禺北部、东部划归广州郊区，侨属们想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信息传给海外乡亲，遂于一

九六三年筹备复刊，刊名仍然称为《番禺侨乡月刊》，这是考虑到刊物读者大都是旅居海外的侨胞，他们对自己的故乡习惯称为“番禺”，会比称“郊区”更熟悉、更亲切些。《番禺侨乡月刊》虽称为月刊，但并非每月出一期，而是打打停停，刊期不定。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该刊被迫停刊。此后十多年来，海外侨胞未能通过刊物获取家乡的信息，实在是一大憾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百业俱兴，随着改革的形势发展，众多海外赤子越来越迫切需要乡土信息，在广大侨胞、归侨、侨眷的热烈倡议下，《番禺侨乡月刊》又再次复刊，改名为《穗郊侨讯》。《穗郊侨讯》是郊区侨联会主办的刊物，第一期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出版，为十六开本，约五十页，彩色封面，从第一期起至一九八五年都是季刊，一九八六年出版五期，一九八七年改为双月刊，至一九八八年底总期数达到二十七期。《穗郊侨讯》组织机构成员是：主编王坚辉、副主编梁国正、易本，编委欧嘉年、姚瑞英、杨对荣、杨兴伟、张月娴、谢顺斌、黄光远，香港发行人周耀何。至第十二期编委作了个别调整，加入了陈魏忠、陈丽娴二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总第二十二期）再改组编委会，其成员是：主编王坚辉，编委欧嘉年、陈丽娴、陈魏忠、谢顺斌。为了团结广大侨胞、归侨、侨属及乡亲们共同关心、支持这份刊物，指导、监督刊物工作，沟通海内外信息，邀请侨胞撰稿、组织海外发行、筹集印刷经费，侨联会特成立《穗郊侨讯》社社务委员会，第一届的委员三十四人，选举产生社长徐广杰，副社长罗德坚，谭景裕。社务委员会选聘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的知名人士为名誉社长，计有马

万祺、何世柱、周匡栋、杨汤城、颜同珍、戴宗汉、戴贺庭等人。其中秘书鲁老华侨戴宗汉、香港立法委员何世柱、澳门实业家马万祺等都是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人士。

《穗郊侨讯》最初辟有“本区新闻”、“海内外侨情”、“穗郊史话”、“穗花副刊”等专栏。从十三期起，进行了一次改革，首先是封面“过塑”，使得刊物美观大方，引人注目；纸张从一般的白报纸改为六十克书写纸，底色较白，字体更加清晰。在专栏上，把“本区新闻”改为“穗郊之窗”，增辟了“华夏要闻”、“羊城信息”、“文教信息”等栏目，使版面更为活泼，内容更为丰富。《穗郊侨讯》的办刊宗旨是：宣传国情乡讯，沟通国内外乡亲信息，使旅外乡亲更好地了解和关心家乡的建设，增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的爱国爱乡观念。《穗郊侨讯》的读者对象多数在海外，封面要美观，纸页要较好，付出印刷费较大，每期大约要人民币三、四千元，加上寄往国外的邮费每本高达二、三元，这就给刊物造成经济压力。幸得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关怀爱护，热心解囊赞助，使侨刊经费得到部分解决，能够如期出版。例如旅港同胞周耀何先生在创办时除了捐赠港币三千元外，还不辞劳苦，义务担任刊物香港发行人，甚至自掏腰包付出寄往海外的昂贵的邮资。又如旅港同胞江永吉先生乐助印制每期封面封底的印刷费。

《穗郊侨讯》经常刊载政府有关申请出入境手续、出入境税率、涉外婚姻、侨房、侨产、侨汇等政策条文，给侨胞、归侨、侨眷提供咨询服务，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穗郊侨讯》发至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团体或侨胞个人。他们收到这些从家乡寄去的刊物，如获至宝，手不释

卷，有的想自己有一本珍藏，便千里迢迢来函索取。《穗郊侨讯》的最大特色是：一个姓“乡”，一个姓“侨”，这是任何大小报刊都替代不了的，它之所以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正是由于具有这两大特色的缘故。一九八七年二月，郊区更名为白云区，按惯例刊物相应改为“白云侨讯”。但考虑到《穗郊侨讯》在海外影响较深，照顾到旅外亲人，决定不再改名。最近接到广东省侨务办公室通知，该刊被选定为一九八九年九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图书展览及广东省首届图书展览的参展书刊之一。

## 五、《穗郊文化》与《白云》

《穗郊文化》的前身也是《穗郊文艺》。一九八〇年，郊区文化局决定发挥郊区文化发达、人才众多、靠近城市、领导重视等优势，把《穗郊文艺》一分为二，《花地》以“立足当地、面向全国”和“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为办刊方针，悉心培养青年作者，着重发表适合青年读者要求的文学作品。《穗郊文化》则立足本乡本土，面向农村，培养工农业余作者，给文艺爱好者开辟园地，发表以曲艺为主的文艺作品，同时指导下属各文化站开展创作、宣传、文娱等文化活动。《花地》跟《穗郊文化》的关系，并非主次关系，高低层次关系，“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而是工作任务的分工。简而言之，前者主要是文学，后者是文化讯息、指导性的文艺理论、演唱材料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穗郊文化》创刊于一九八〇年，十六开本，每年6期，每期三十五至四十五页，每期油印五百份。主编人是胡

平。尽管《穗郊文化》是油印本，但刻印精巧，字体工整清晰，尤其是歌曲，胜于电版印刷，文内每字大小跟四号仿宋字差不多，可称得上是一种刻印工艺。《穗郊文化》从一九八〇年起至一九八五年一共办了六年，总期数为三十六期，（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还出版过一期四开铅印小报《文化生活》），刊登了本地区大量的文化动态，本地区业余作者撰写的曲艺作品、通俗文学作品，及时刊出结合当前中心任务的宣传资料，也转载不少全国有影响的精辟短文，对推动我区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本文撰写范围只限于铅印，只因为油印刊物《穗郊文化》的前身和“后嗣”都是铅印刊物，故此便作简单介绍。）

一九八六年初，在区文联及区民间文学研究会几次会议上，都有与会者提出《穗郊文化》虽则有较好的内容的文章，但到底是油印本，“难登大雅之堂”，对作者、读者都缺乏吸引力。他们算了一笔出版经济账，以小报形式代替油印本，反而是相宜了。经过酝酿、讨论、呈批，《穗郊文化》终于获准改为铅字小报版，定名为《白云》。《白云》创刊于一九八六年六月，是四开小报版，由区文化馆编辑出版，最初几期的责任编辑是陈魏忠、萧万成、杨兴伟，印数二千份，内部赠阅。《白云》主要发表本区业余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曲艺和民间传说等作品，也刊登本地区文艺社团和作者的动态，并开辟生动活泼的栏目。《白云》的办刊宗旨是立足郊区，面向基层，为文化站铺路架桥，并与各地文化部门的刊物互相交流，互相促进。《白云》诞生前夕，在办刊方针上，跟《花地》的横比和跟《穗郊文化》的纵比中，曾引起争议，通过争论统一了认识。区文化局领导

同志明确指出：要培育人才，需要由初级到中级而至高级的逐步发展，所以、群众创作需要从普及开始，需要做好基础工作，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园地，建立起宝塔形的群众创作结构。这就把《白云》跟《穗郊文化》、《白云》跟《花地》的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工作任务区分开来了。

《白云》四个版面的栏目大致是：第一版是信息版，有评论、白云新传、简讯及一些主稿；第二版是文艺版，包括曲艺、民间文学、歌曲、书法、美术、小品等；第三版是文学版，刊登小说、诗歌、散文，设“文苑”专栏；第四版是学生园地，体裁更广泛，不只限于文学作品。《白云》是我区文化、艺术的综合性小报，它的读者对象是广泛的，如果能不断改革，做好组稿和发行工作，扩大宣传面，那么在发展我区文化艺术事业方面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可惜这个刊物出版没有定期，而且间歇性越来越长，例如从办刊之初的一九八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短短七个月内出版了五期，而随后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才出版了七期，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几乎陷于停刊的状态。

## 六、《白云文史》

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指出征集和编印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因为人民政协有着统一战线的特点，可以组织调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原工商业者和其他爱国人士提供、撰写近代史、现代史的资料。

我区是广州市属的一个行政区，从辛亥革命，第一、二